

■ 样本收集 特派记者 金雷 摄



TOKYO 2020

奥运·前奏



美剧《纸牌屋》家喻户晓。而在本次奥运的核心区域 MPC (新闻中心), 我却看到了东京奥运版的“纸牌屋”(见上图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摄)。

MPC 4层是这次奥运会特设的核酸检测中心, 有近百间用纸板搭成的采样隔间。有趣的是, 这些采样隔间墙壁都使用了4毫米厚度的纸板, 远看就好像一间间“纸牌屋”。仔细观察, “纸牌屋”的纸板和日常所见的快递箱硬纸板没有什么两样, 基础的搭建模式非常简便。而在每一块纸板的下方, 都放置有几大桶的纯净水——别以为这些水是给核酸检测人员解渴用的, “不许饮用”的字样硕大无比。其实这些水更大的功能是作为重物, 为“纸牌屋”进行支撑稳定。

除了核酸检测的“纸牌屋”之外, 在 MPC, 纸质用品无处不在。四四方方的分类垃圾桶是用纸板做成的, 原木色的外观乍一看和我们日常随意丢弃的废旧纸箱没什么两样。为了防疫隔离的透明隔板的支撑架也是纸做的, 圆滚滚的模样让人怀疑是不是用废弃的卷纸筒“拗造型”而成。

MPC 无所不在的“纸文化”让记者不由得想起之前备受热议的奥运村“纸板床”。据报道, 东京奥组委在奥运村提供了1.8万套硬纸板制作的床具和寝具。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首次。

早在2019年9月, 东京奥组委就发布了将在奥运村使用的寝具套装。这些由再生材料制成的床, 拼在一起像一

个个“纸盒子”——“纸板床”长约2.1米(可根据运动员的身高需要再加长), 宽度0.9米, 高度0.4米, 最多可承重约200公斤。床头是用六组纸壳做的, 掀开床垫, 床架也全部是纸壳构成。所有“纸板床”和由聚乙烯制成的床垫都将在赛后回收利用。

几天来, 大批运动员入住奥运村。有消息称, “纸板床”几乎不能同时承受两个运动员的体重, 如此设计, 其实另有目的。事实上, 这只是外界的一种揣测。来自爱尔兰的体操运动员莱斯·麦克莱纳汉直接上床亲测, 看看床架是否牢固。在自拍视频中, 他在床上又蹦又跳, 不过床并没有因此出现损坏散架, 他说: “这些床是硬纸板做的没错, 但是很显然不会因为突然的激烈动作就坏掉, 那是个假新闻!” 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账号也转发了小哥的视频: “这些经济环保的纸板床, 真的很结实!”

日本奥组委对纸板的“执念”其实来自多个方面。一方面, 纸板物品的简易搭建、轻量便携更适合突发灾害较多的日本使用。2011年3月, 东日本发生特大地震, 仙台市立西多贺小学因为许多教室用作“3·11”地震海啸灾民避难所。学校就在室内体育馆里用纸板搭建分隔成临时抗震教室, 电子网络教学设备一应俱全, 配餐室也可被利用成换衣间。网络上查到的纸板屋的造型和眼前检测隔离用的“纸牌屋”很相似。

另一方面, 各种纸板器材的使用也符合日本奥组委一直打造的科技环保理念。事实上, 从筹备之初, 东京奥组委就宣布, 要把“减量化”“再利用”“再回收”概念作为奥运会的主导理念之一。

厉苒苒

走, 去「自投罗网」!

确保我的口水是我的口水



来到东京后隔离的第一天,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作人员上门收集核酸检测样本, 记者只能自行去媒体中心提交。《望梅生津》有了续集《自投罗网》。

无人采样 自投

前一天, 记者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 终于拨通那条核酸检测预约热线。接听电话的奥组委工作人员是名女生, 燕语莺声从话筒另一端传来, 让记者焦急的心情舒缓不少。对方核实了记者的身份、抵日时间和酒店房号, 随后让记者第二天待在酒店别动, 有人会上门收集唾液样本。问她具体何时来取, 回答上午11时至下午6时。结果, 昨天一直等到傍晚, 也没有动静, 但抵日后隔离的三天按时提交核酸检测样本, 是必须要完成的流程,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自投罗网”? 于是, 记者向酒店报备后, 自行去媒体中心提交样本。

媒体中心在东京有明地区, 是东京奥组委设立的三个收集核酸检测样本的窗口之一。来了才发现, 并不只有记者“自投罗网”, 等不到上门采样的工作人员, 不少抵日的境外记者都选择这种方式履行程序。

实际上, 这不能怪奥组委, 和在机场相比, 入境后记者分散至各地, 再要一个收集核酸检测样本, 需要增加许多人手。如此大的工作量, 工作人员实在是忙不过来, 老记们“自投罗网”, 也是一种及时的应变。

少了梅子 难产

在媒体中心的4楼, 安设了一个非常宽敞的采样中心, 这里有上百间的小隔间, 供记者自行采样。不过, 抬头一看, 四周墙壁上, 没有梅子和柠檬的照片, 空空如也。成田机场的“望梅生津”大法, 在

这里不管用了? 于是, 有人放弃隔间, 选一个更合适的角落“自我催吐”。

工作人员递给记者一个密封袋, 里面只有一根试管和半截吸管, 不见机场提供的漏斗。直接对着口径小小的试管, 这次自行唾液采样, 不仅要吐得出, 还要吐得准。

既然来“自投罗网”, 就得适应全程自助的方式。收集完唾液, 记者自行上网填写个人信息和贴在样本试管外的11位编码, 确保这个口水是你自己的口水, 然后交到收集处, 这才完成《望梅生津》的续集。

因为还有后两天的采样, 工作人员交给记者一共3根试管, 边上, 一名操着西班牙语语的记者也来“自投罗网”, 她拿到6根试管。原来, 东京奥组委对不同地区入境人士, 按对方所在地的疫情区别对待, 疫情较为严重地区来的记者, 抵日后每天还不止提交一次核酸检测样本。

层层过滤 安心

东京奥运会的特殊, 在核酸检测上就留下浓厚一笔。几万人在短时间内进入日本, 完成对他们的健康鉴定, 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你可以理解, 若真对海外观众开放的话, 这样的工作量还要翻个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成为东京奥运无法承受之重。

别忘了, 奥组委更多的力量要用在奥运村的检测上。7月以来, 奥运相关人员中发现阳性的增至67人。担任大会新冠肺炎防控独立专家小组组长的迈克·克洛斯基表示, 必须加紧对奥运村的核酸检测, 不能漏掉一个可疑的病例。19日在一名美国体操女选手确诊后, 这位公共安全专家说: “我们及早发现病例, 将他们隔离, 同时找出他们的密接者。我们做这些测试, 因为这是一种过滤的方式, 每过滤一层, 所有剩下的人就更加安全。”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奥组委要保证所有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的安全, 这关乎日本民众对奥运的热情, 以及信心。比如从中转站去往媒体中心的班车上, 尽管只有短短一段行程, 驾驶座后面拉上一条厚厚的“浴帘”, 将司机与整个车厢的乘客隔开。

回来的路上, 有待在酒店的记者终于等来上门采样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何种方式, 把检测样本交给对方的时候, 能感受到自己多了几分心安, 也给了对方一分安心。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东京今日电)



扫码看独家奥运视频

